编辑 单明月 | 美编 徐丞 | 校对 杨翼

毕业18年后，他又回到了学校

本报记者 胡明慧 沈子琦

早上6点半，闹钟准时响起。40岁的程功启麻利地起身，洗脸、刷牙、换上校服、拎包，奔向下一站——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的教室。

几个月前，这个时间，他还围着多晶硅厂的倒班表转。现在，他已是一名2026级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大学生技师班新生。

实训车间里，程功启站在一辆实训车旁边，看老师讲解故障诊断检测方法。他看得认真，手里攥着本子，不时记上几笔。旁边站着的同学，有的比他小十几岁。18年的工厂生涯，被他留在了身后。



程功启（左一）在上实操课。

“不能倒夜班到退休吧？”

程功启是2008年毕业的，此前在徐州的多晶硅企业，一干就是18年。

18年里，他经历过这个行业的三次“寒冬”，也有幸赶上了最后一次多晶硅扩产的末班车。2023年6月底，受公司派遣去内蒙古支援建厂，他在呼和浩特一待就是3年。辞职前，他每个月收入也有1万多元，补贴、社保，公司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他说，能碰到这么好的企业，很难得。

但有一件事，他越想越迷茫。

“一直在基层干，工厂都要倒夜班。我不可能倒夜班倒到退休吧？身体吃不消。”

40岁像一道坎，横在他面前。他得给自己后半生定个位。

去年10月的一个夜班，厂房里轰隆隆响。凌晨三四点，人最困的时候，他起身时膝盖发僵，扶着管架缓了一下。

那一刻，程功启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他忽然看清了一件事：一线操作吃的是青春饭。自己40岁了，不年轻了，再倒十几年夜班，身体先扛不住。

回到休息室，他耳朵里还嗡嗡响。他坐在凳子上，心里开始算账：多晶硅这行，他干了十几年，各项操作都已经很熟练了，可这些技术都在厂里，离了工厂就转不动。40岁到退休，还有二十多年，难道一直这样倒下去？

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觉得夜班不算什么，睡一觉就缓过来了。现在不行了，夜班下来回家睡不着，白天补觉也睡不实。

他想学一门能伴随一生的手艺。不是那种离了工厂就转不动的技术，是走到哪儿都能端起来的饭碗。以后哪怕年龄大了，也能靠手艺吃饭，开个小店，过好后半生。

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就压不下去了。

窗外天还没亮，厂房里的灯白晃晃的。他忽然觉得，自己不能只是等着了。

“把自己做成品牌”

程功启没有急着辞职。

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，他花了两个多月，把徐州能查的学校几乎翻了一遍。徐州工程学院、江苏师范大学等，他列进考虑名单；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、徐州开放大学等，他挨个查了往届和今年的招生计划。今年3月，他给徐州技师学院打了咨询电话；6月初，他特意跑到学校实地看了一圈。

在“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”和“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”两个热门专业中，他选了前者。理由特别实在：现在满大街跑的都是新能源汽车，学了这个不愁今后没饭吃。

“学出来之后，年龄大了，将来有资本的时候，也可以自己开个店。”

程功启说的“资本”不是钱，是手艺，是资质，是在一片区域里被人认可的那块牌子。

“努力把自己做成品牌。一说修车，就找你，报你名字就行。”

这话听着像生意经，其实是一个干了半辈子工程的人在做项目评估：先看自己手里有什么，再看市场缺什么，最后看哪条路40岁之后还能走得通。

前两节课，他几乎没听懂

18年后重新坐进教室，程功启的第一感受不是新鲜，是“具体”。

教室不大，桌椅排得紧。旁边是2022级、2023级的学生，十七八岁的样子。今年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班里只有3个新生，大家年龄、起点都不一样，他跟的是已经学了两年的班级，课表上排着《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护》《汽车发动机疑难故障诊断》《新能源汽车底盘维修》《汽车空调维修》等。

前两节课，老师嘴里蹦出来的词他大半接不住，英文缩写一个接一个，年轻学生点头，他攥着笔在本子上记录，但也不理解记的是什么。没有基础，前两节课，他几乎没听懂。

课间他没出去，坐在座位上把记的那两页翻了一遍，拿手机一个词一个词查。查完记在旁边，下一页又冒出来一串。他说那两天像“拿勺子舀海水”，舀一勺漏一勺，但手没停。

到了专业课上，缺的那块底子还是会露出来。电路图摊开，别人看的是回路，他先得认符号；老师讲控制逻辑，年轻学生接得顺，他脑子里还得先拐一道弯。本子攥在手里，记是记了，回去还得一点点啃。

程功启没觉得这是障碍，反而觉得成人学技能有年轻学生比不了的优势：“年轻学生是填鸭式，老师喂；我们是主动去吃、去抢着吃。哪里不会，自己就知道去找。”

晚上回去，他把白天没听懂的专业词列成单子，查完一个划掉一个。第二天课间，他再拿着本子去向老师请教。

让他安心的，是这里的上课方式。

实践和理论各占一半，教室旁边就是真实的汽车，老师中有不少人有企业一线的经验，一步一步带着上手。

底子薄的地方，他也没打算硬扛。大学生技师班对这类需求有空间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哪块不足，跟老师商量加课补课。

程功启找老师说了自己的情况，一些专业课程是短板，能不能给他多安排点补课。老师没推，跟他一起把要补的内容排了排。这正合他的脾气，哪里不会，就专门去补哪里，不绕弯子。

第一次动手练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并不算太笨，每个流程他做得很顺。化工一线的十几年历练，对标准流程、安全边界的敏感，和修车并不是完全隔着的。

操作的东西虽然不一样，但“把手弄脏、把东西弄转”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。年轻同学手快，他手稳；别人记得快，他问得细。

不是“回炉”，是重新排兵布阵

40岁去读技师班，在外人眼里，多少有点“往回走”的意思。程功启不这么看。他看重的是，身上能多一门拿得出手的手艺。

他在多晶硅企业泡了十几年，见过一个行业从新兴爆火到饱和的全过程，也见过太多人把职业安全感拴在一家企业、一个岗位上。厂子效益好的时候，日子是稳的；可一旦行业“打喷嚏”，手里没点硬手艺，人就容易心里发虚。

他选的路稳一点：把一门能拿得出手的手艺攥在自己手里，走到哪儿都饿不着。

大学生技师班不是把人关在教室里纸上谈兵。学校跟奇瑞等多家企业合作，走的是交替培养：在学校学一阵，到企业岗位上练一阵，再回学校补短板。

工学交替的时候，学校老师和企业师傅一起带着学、带着练；最后一个学期顶岗实习，学生和企业双向选择。

程功启要的就是学的东西能直接对着岗位用。希望毕业那天，手里攥着的不是一张轻飘飘的文凭，是能上手干活的本事。

采访快结束时，程功启已经在盘算两年之后的事了。先考中、高级工证，取得低压电工证，再冲技师证，毕业之后去奇瑞或者别的企业干几年，把技术练到“在这片区域一提修车，人家能报出你名字”的程度。然后，也许真的会开一家自己的店。

40岁重新当学生，程功启没觉得晚了。他凭着前半生沉淀下来的判断，选择一件事，安放往后的人生。



大学生技师班上，教师对程功启（右一）进行指导。徐州技师学院 供图